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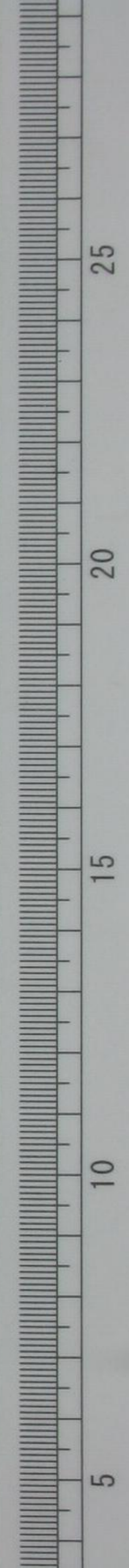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川上廣樹纂評

十九、二十、二十一

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9  
11





文庫 11  
D 229  
11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  
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  
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

西仲云諭言有可以  
補益君上者不妨取  
之古人成書以為轉  
入陸贄奏議之地



山陽云包括奏議可謂畢盡

西仲云言聖明如帝必取其奏議之善不以異代視為不切於時

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贊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山陽云自臣主之同時憶出頗牧對以晁董證古的切

又云得此四句全篇意有所歸宿

鹿門云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山陽云乞進陸宣公奏議劄子文便類宣公猶仙以文為戲如此

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哲宗初立時公任啓沃之責借宣公之苦口於德宗者以感動之也進宣公奏議即倣其體奏進文正不必艱深其辭○同進劄子者為呂希哲○天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連子瞻六人



山陽云自善人七年之證徐徐引入文境平曠而文心直截

論積欠狀

又云是大綱領分爲兩層  
確士云宋自市易青苗諸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舉仁宗英宗休養生息之民盡歸水火王安石之罪其容辭平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

山陽云先出祖宗之法借此爲榜樣甚妙

又云以下說催欠不便委曲精碎是條目也

督吏卒天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爲華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



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哀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哀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益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

山陽云條目委曲歷

說中下一慨歎語作波瀾學文者當知此法則化板為活矣

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



山陽云以下言已所實歷推之天下痛切入骨

又云不獨言痛切文情濃至如畫鄭俠流民圖不過之

盡依十科吏卒乞覓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願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

又云姦吏食邑戶一結已痛快矣至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筆力直透紙背矣又云仁政何由得成應舉人七年

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充奸胥囊橐耳



鹿門云民困吏弊指  
画如掌今之郡縣不  
可不榜之堂而日夕  
誦之

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  
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  
令人六月生寒粟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山陽云此書以人主  
雖知群下不容為主  
段段起結皆自此意  
着眼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  
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  
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

又云收三帝之知歸  
到已身上

觀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  
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  
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  
進用可以自惟遠人蒙三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  
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  
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碗有司無狀  
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  
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  
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  
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忠直  
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



山陽云人主雖知而群臣不容處直說倒說數番皆以而字轉摺

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導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

又云歷叙中下此語為上下過脈

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

又云結先帝處露出本意然後及今上

又云與自惟遠人處同

又云宰相不怒而臺



諫希旨攻之以宰相  
代人主而言也

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

山陽云閔合先帝文  
氣不散

召

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改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名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搬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



山陽云再並舉黨人  
與二聖前一層此兩  
層愈入愈切

又云言所以歷陳如  
此者又兩層文有收  
拾

又云兩意双敲甚妙

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  
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  
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  
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  
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  
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  
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  
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  
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  
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

又云語冷而快是坡  
公本色振起全勢

又云雖其保身忘國  
故於末尾忽作據鞍  
顧野語

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  
而衰老之餘取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  
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  
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  
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  
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  
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  
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鹿門云長公一生坎  
折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  
生平禍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林  
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名為兵部尚書



壇備於此狀不可不  
知  
山陽云公代人陳情  
者往往使人流涕至  
其自陳則低強如此  
烏得不招羣小憎怨

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  
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  
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秋山論匈奴和親

通英進讀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  
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不蓋親儒臣尊經術  
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秋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

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言以來之虛  
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  
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  
蓋起於秋山之不容也。

即魏徵對唐太宗意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  
事納忠如此。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通英進讀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



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竇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之機。決於此矣。然君人者。每退君子而進小人。何也。以忠言厭聞。而讒諂面諛者易入也。知人聽言之際。可不慎哉。

到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名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賊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至。博。措。語。圓。活。主。維。所。謂。執。政。所。持。法。明。君。無。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于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磨臠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



山陽云歐蘇內外制  
雖妙非其本色謝表  
亦然溫公云臣不能  
四六乃許兩漢制詰  
不知其謝表亦不用  
四六否溫公真快人  
也

行而知恩是用小德而大誠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  
湖。涼。憲。獻。嚴。嵩。便。使。人。笑。失。笑。  
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  
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  
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  
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  
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  
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  
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  
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  
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  
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  
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  
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  
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  
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惻悔許以甄收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



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其  
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  
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  
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  
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  
況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驚浮障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  
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  
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  
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  
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  
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  
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臆慙逢迎於海上寧  
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  
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  
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  
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  
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  
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  
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  
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  
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貴民與臣相  
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  
○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  
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

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蕪侍讀表中云白首  
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  
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真至飛  
動別於唐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  
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謹子孫鞭撻



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

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鼎，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



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蓋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惟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州上表。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於此。朝奏夕報。可宋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

馬此表皆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其情真也。體裁開自陸敬輿。而公尤擅其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山陽云。他人為之。開口即說聖人之兵。則不能聳人主之聽。今臂頭一句喝破。使讀者毛骨共悚。又云。必死必亡。何等。



危言非此不足針頂門

又云此處已隱隱注意於勝一邊

又云下針漸深

又云撇脫法學文者不可不知不知之費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真誦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

多少工力而文成不耐看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又云平列秦漢隋唐而獨就最尾唐一君作議論結上是亦坡公慣用法



山陽云僅存遂滅其  
意圖備它人為之必  
大費分疏

又云一翻振起前後  
文勢最妙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功利

又云趙筆帶補炤顧  
篇首妙甚

又云趙筆炤顧

得大其國家武備不可引也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羣臣自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山陽云無怨敵之意  
云云不唯正理深中  
兵機

又云非坡弱誰能使  
利害了然於筆而不  
費筆如此

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瘡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又云冷語暗警引而  
不發躍如也以留後  
餘地妙妙  
確士云此段以民命  
之可哀動之  
山陽云正是握進一  
層全篇精神發越處

又云正喻渾融筆力  
敏妙一至於此  
又云坡翁善用而況  
二字為轉摺因為繳  
結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剝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確士云此段以後患  
整揚之

山陽云以三且字愈  
進愈深直至勝廣之  
形而極矣

又云再以且字又起  
議論以天心向背洗  
發前天意難測之餘  
意  
確士云此段以天心  
之向背戒懼之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辨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逢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山陽云一篇着實下  
手處在此故以臣願  
起以則臣結此一則  
字幹旋大有力

又云自臣聞說起  
曰臣請為陛下言其  
勝者曰臣每讀書曰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華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臣故曰臣實畏之曰此老臣所以終夜云云再以臣聞之起曰以臣故願曰臣雖死瞑目曰老臣庸懦曰臣非不知曰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皆成片段緊要節目處又云以然字轉言獻言之難而願蒲首勝者禍大意又云直摯懇切如聞其獻歎聲方平自作必不能至此又云陛下它日云云蘇氏父子兄弟用戰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昧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

國揣摩之術以為諫疏往往洞胸擢髓告人主不可無此

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文意便高人一等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銅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山陽云二句受謗之  
由華簡而情狀盡焉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  
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  
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蠹  
愚積成仇怨謗之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  
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  
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

又云自明之言一篇  
中唯此數言是文休  
又文品也

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  
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  
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  
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  
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  
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  
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至今無  
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  
害其為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  
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  
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



山陽云一篇生色濃  
態在此而臣何足言  
二句收之最妙絮絮  
不已乃厭聽矣

又云敢望二字歸到  
要着

又云代人書疏皆情  
文並到自陳者反無  
此比何哉

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  
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  
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  
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  
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  
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完前日之恩或  
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  
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  
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訖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  
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  
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又云昌黎潮州謝表  
以此此篇坡翁恐不  
滿意

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脫見  
中傷者多橫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  
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  
表同是一種筆墨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終

點註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實二字一篇要領却側在名上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鹿門云正統之說予嘗畧言之子瞻所掣名實輕重爲議亦非是然而文特辨矣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

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名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朱溫不以有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從此引出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章望之著之論。明統論以駁歐陽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傳辨章子不子魏統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

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



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辨駁以足上篇之旨也未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天矯不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鹿門云一步緊一步

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

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



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其  
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  
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  
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  
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  
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  
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寬待亂賊緣霸  
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  
篡弒之實乃為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  
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真乃支離其

說不可為訓

大臣論上

晚村云懸空立一句  
作標的以下皆反說  
荆川云是名言也然  
人臣處此亦難矣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晚村云洗發君不相安句專言擊勝之禍

又云此篇妙在設喻巧切

山陽云冒頭已言小人之不可去至此當入實事却以譬喻間間挹帶而入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

又云一段正喻夾寫此法最長初學筆思

鹿門云忽接前喻無痕

晚村云前言害于國以下言不令于義鹿門云又一翻作餘波

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



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此亦非篤論使其成也  
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  
謂大臣矣

鹿門云當與歐陽公  
朋黨論參看  
晚村云作文之要曰  
引喻曰證事是篇于  
斯二者極盡其勝但  
通體都是反說如覆  
敗基未講下子處宜  
必有一下篇也

山陽云觀東坡之文要其用筆爽朗無荆棘任口議論自成篇法是其所以異於老泉頴濱也  
老泉頴濱皆預為布置然後就緒故讀者初不了必讀畢細繹乃領解其意至坡則無之也  
又云二論前篇虛引後篇實說然文字之妙在前篇

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  
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擊則危而已  
矣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尚未透  
說留下篇地步也即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  
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關處在

大臣論下

鹿門云與前是一篇

晚村云未迫之前已  
如此  
又云迫人者其智淺  
又云迫于人者其智  
深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山陽云名言不磨

晚村云如甘露之變  
反使宦官詞直

山陽云至此纔說實  
着是二篇中關奧也  
然文字無大奇

又云呂端扁鎖關尹  
其用力尤約者也

鹿門云切中情事

速之也。小人<sub>即上篇漢唐宦官之屬</sub>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粗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令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山陽云自聞之曰以下段段重說直至天下安之小住脚更申言破小人之交三節不別置結束直就固君子交上引一典趣勢結筆坡公每用此簡便法從前文家所絕無也後之讀者勿為其所瞞過可也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免。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晚村云內以固君子之交外以散小人之黨二意相需然使小人猜懼則固交適足以速變坡公說二者于詳畧先後之間甚有次第  
山陽云是必當時熙豐餘黨窺隙竊發而元祐諸賢有欲攻之者故東坡發此論也讀者獨以為論漢唐宦官者得其皮骨耳

姤之九五以杞包瓜言時當含章則包之也夫之九五見陸夫夫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有剛見面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為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為四字尤為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為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事他把舉縣事對映  
出來此狀虛為實文  
法形容迫真處

鹿門云盡而不盡佳  
而不佳  
李九我云精銳之氣  
如長江大河一瀉千  
里

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鹿門云百尺竿頭又  
進一步  
又云冷語收

羅景論云莊子之文  
以無為有東坡平生  
極熟此書故其為文  
駕虛行危惟意所到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以罰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文勢如川雲嶺  
月其出不窮○以長公之高才歐文忠之巨眼而  
闡中遇合之文圓熟流美如是宜後世墨卷不矜  
高格也為之三歎



其論刑賞也。曰殺之三。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  
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以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傑然者。李文登云。東坡嘗言。凡文章少  
少詩。須令氣象崢嶸。米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  
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米色。初學之而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太宰春  
臺云。此篇文字議論。皆不甚高。余不欲讀之。山陽云。以下二篇。皆應舉文字。余所不喜。余獨喜  
王者不治夷狄。此選遺之何哉。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  
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

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  
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  
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  
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  
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  
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  
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  
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  
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  
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  
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



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

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備福由於備德○意已疏明○下就詩推開○憑空發說○詩之旨○然唐以後得此意者○蓋少矣○



山陽云讀起即如開戶見山

鹿門云一篇桂子

晚村云此下發明狹天下意乃借匹夫匹婦之至小者以形之自此至所居之卑只是一意而層疊萬變荆川云將小形大便自特然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晚村云此又將大例

又云只下所居之卑

意且未言盡先將敵

字作一影下邊更是

一段洗發文勢便深

厚曲折

山陽云是作論根抵

又云後之君子云云  
是東坡慣用手法又  
是東坡喜出語調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益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武曹云波瀾

晚村云此正是伊尹

比例又開一層

山陽云孔子安取哉

筆態飛舞

鹿門云讀此而後可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韙之功而行文斷續不羈

晚村云非其道非其

義祿之以天下弗受

孟子所重在道義而

字東坡但云狹天下

伊尹之不受也只是道義當如此東坡却云將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皆其學術駁雜所在

陽云此文士子當每日誦不獨養文心乃養浩氣

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甲於桐宮之事衆人弗疑惟其天下不足以動之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辦大事而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也

論周東遷

山陽云志林論古皆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偶見隨筆與少時結構作論不同往往把數件故事打成一片如陶工埴土成器心手相應作法自在

山陽云因一喻帶說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魏王之桀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驚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

商周了筆氣宕逸

又云以下歷舉遷者論所以迂有不同直到篇末一氣流注中間波瀾起伏使讀者不見其平列又云就無數遷者之中忽舉不遷者二趙筆勢歸到平王縱恣不羈

遷以後夷於諸侯不能如夏商之權在天下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驚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人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山陽云使平王有一  
王導此句妙即武王  
論中是文王之道文  
若之心也同一手法  
又云秦何自伯哉作  
飛舞之華生四畏秦  
句真仙人狡獪技倆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雜援古事近於碎矣而條理故自秩然此不拘法  
而法自生者宋高南渡若豫知之長公之識豈近  
於文人游談者耶○題云某人論乃應舉時所擬  
論也題云論某人乃志林中文字所謂海外文也  
今便學者誦習不必更分以時代先後為次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鹿門云突然入里克  
李斯之受禍以見隱  
公之不免于輩也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啓莒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  
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  
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  
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  
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山陽云譬喻有悚人  
之筆如綴百萬虎狼  
于山林毒藥猛獸裂  
肝碎腦及此皆老氣  
逼人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  
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  
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  
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  
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  
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  
況其所噬齒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  
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醢之王允之從王



鹿門云一句收盡

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始皇李斯及二人此連類及之撮事之相近者論之也中間草蛇灰線不拘法而能化於法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

山陽云引古事代議論是蘇家秘訣惜此文不費力



鹿門云應不仁之意  
山陽云忽出一喻是  
東坡熟法  
鹿門云盜仁者之名

又云應文王之戰不  
過之  
山陽云而意双敲偏

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亡。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

入秦穆他人必不能  
如此忽以而況歸到  
本題此等處見其仙  
才非凡人所企及

又云又把王莽客主  
双敲全不置結語唯  
以一莽也勾代結讀  
者不覺

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二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鹿門云千古隻眼之論自正當

以用鄧子於次睢之社為不仁之案見忍於大而不忍於小無非於既敗之餘欲盜仁人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穀梁氏果為其所欺也得此論破之快甚後胡氏作傳俱本此義○前此已有執滕子嬰齊亦不仁之一但未若用鄧子之甚耳

范文子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

山陽云此論借鄢陵影瀾澗措范文子影寇萊公蓋不滿於萊公也

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晉童死樂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



鹿門云隻眼之論

又云曲而遠

山陽云陳橋黃袍得天下於小兒故失天下於小兒坡公蓋暗指之也

山陽云此論黃袍得天下於小兒故失天下於小兒坡公蓋暗指之也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連德虜王世充所

鹿門云忽接入范文子無痕  
山陽云次第舉故事而以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結歸題目未又以則范文子之遠矣

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智為再結皆意到筆  
隨非始為此結構

昭和四十二年二月八  
日午時銷後和暖如  
春也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二  
言足為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  
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終



